

王莽讨伐西域始末与战败原因初探

特日格乐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对于始建国天凤三年(公元16年), 王莽出兵西域一事, 史籍中记载甚为简单。20世纪大批简牍的出土, 使得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本文主要利用出土文献资料, 并结合传世文献, 对王莽讨伐西域之战的过程以及王莽战败的原因等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西域之战; 过程; 王莽兵败; 原因

中图分类号: K234.1

文献标识码: A

由于王莽采取一系列的错误的民族政策, 使边郡形势日益恶化。与此同时, 国内的矛盾也日趋严重。在内忧外患的处境下, 王莽一为转移国内矛盾, 二为解决周边民族问题, 便出兵西域, 与匈奴西域联军进行一次混战, 其结果以损兵折将, 惨败告终。

史籍中对这一事件的描述非常简单, 《汉书·王莽传》: 天凤三年“遣大使五威将王骏, 西域都护李崇, 将戊己校尉出西域, 诸国皆郊迎贡献马。诸国前杀都护但钦, 骏欲袭之, 命左帅何封、戊己校尉郭钦别将。焉耆诈降, 伏兵击骏等, 皆死。钦、封后到, 袭击老弱, 从车师还入塞。莽拜钦为填外将军, 封剽胡子, 何封为集胡男。西域自此绝。”^[1] 《汉书·西域传》: “天凤三年乃遣五威将军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 诸国皆郊迎之, 送兵谷, 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 分为数部入焉耆, 焉耆伏兵要遮骏。及姑墨、尉犁、危须图兵为反间, 还共袭骏等, 皆杀之。唯戊己校尉郭钦别将兵, 后至焉耆。焉耆兵未还, 钦击其老弱, 引兵还, 莽封钦为剽胡子。李崇收余兵, 还保龟兹。数年莽死, 崇遂没, 西域因绝。”^[2]

史籍中的记载仅如此类, 甚为简单, 战争的任何具体过程无从可考。但是敦煌汉简中却有一部由一百五十余枚简构成的册书, 恰好就记录了这件事情, 能补充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简文如下:

皇帝陛下。

始建国天凤^三①年正月甲戌, 上敦德大煎都候。(《敦》181)

前去时期遣使来, 会十一月十日。今豫为责备不到十一、二日即 (《敦》40)

羸瘦困亟间以当与第一辈兵俱去以私泉独为余谷 (《敦》41)

即间第一辈起居虽从后遣囊佗驰告之。窃慕德义 (《敦》42)

少罢，马但食枯葭饮水，恐尽死。欲还，又迫策上责（《敦》43）

愤=甚=（《敦》44）

☑②□③在中，未与相见，其导三人在泉都，期晦来（《敦》45）

多问陈司马、耽司马，愿数=相闻，为檄欲移鄙善毋使行也。（《敦》46）

泉，此欲大出兵之意也。中军募择士奈百二十人，锡泉人□☑（《敦》47）

到责未报，闻可写下其奏以从事，不愿知指/传马皆大齿（《敦》48）

逆虏，期于不失利（《敦》49）

臣△前捕斩焉者虏，地熟多阻险，舍宿营止宜于（《敦》50）

二十六日上急责发河西三郡精兵□度以十一月（《敦》51）

诚恐误天时，失战利，不敢入塞，从报□□□□郭☑（《敦》52）

☑钦将吏士（《敦》53）

☑故兵未在城（《敦》54）

当西从发军，未出所过郡，安得未发兵（《敦》55）

故校骑称月八日发将八十六人 令期胡十二日发。（《敦》56）

西域都护领居庐警仓守司马 □□□言□☑（《敦》57）

使者愚顿过备非任获弥命，奏使尊宠以误（《敦》59）

十月晦，关书大泉都，△再拜言。（《敦》60）

☑之兹平大原郡皆以故官行，名曰行部胡译长诸导报（《敦》61）

军王游君，大司空大夫宋仲子，射声校尉任巨通（《敦》62）

奈月晦日食常安中，阴雨独不见故下（《敦》63）

得毋病也。朱司马及焦并还，未闻西方，问不云何行（《敦》64）

东叶捷翮侯故焉者侯虏 妻即鄙善女（《敦》65）

今共奴已与鄙善不和，则中国之大利也。臣愚以为钦将兵北（《敦》66）

婁子、詗呼、郁立师、卑陆侯皆举国徙人民（《敦》67）

共奴遮逆虏☑（《敦》68）

寇车师，杀略人民，未知审，警当备者，如律令。（《敦》69）

始建国天凤三年正月丁巳朔庚辰，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敦》70）

逆教鰥所况让前□书到，趣治决，已言，如律令。（《敦》71）

车师，略诸侯，欲以威西域，贪狼桀黠狂狡，尤为诸国城郭戍部众（《敦》72）

暴深人民，素惠共奴，尚隐匿深山危谷（《敦》73）

孤弱殆不战，自东西即虏取等党成结固，车师必惧（《敦》74）

里广远。臣谨便下诏书敦德郡以从事。臣叩头死罪，臣给（《敦》75）

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敦》76）

檄书检下责记不审，辄御见不 三辈兵起居未（《敦》77）

闻兵且来出，未常安也。何故邠部旋征遣且发部郡兵出耶？（《敦》78）

乏，故将吏士诣敦德。今车师诸国空，黠虏久获狱，三辈兵宜（《敦》79）

假敦德库兵弩矢五万枚，杂驱三千匹，令敦德廩食吏士，当休马审处（《敦》80）

且一月斩下三千九百一十五级，功效已著，颁赏不足，宜勉李□身，谨请（《敦》81）

不以时殄灭。臣奉使无状，罪当万死。臣叩头叩头死罪死罪，臣△比（《敦》82A）

当屯（《敦》82B）

臣谨写钦檄记传责之。 共奴桀黠侵（《敦》83）

空诸国 不止 车师前附城谿行侯事，谿兄子外亡，朔当代（《敦》84）

故车师后亡侯虏之 将诸亡国千余人（《敦》85）

故车师后亡侯弟虏布将兵二千余人（《敦》86）

国中二言不专 □□□□□□（《敦》87）

车师侯伯与妻子人民十人愿降归德，钦将伯等及乌孙归义（《敦》88）

尉与车师前侯谿、车师侯伯、卑爰寔诸子俱来度，以己已到，如律令。（《敦》89A）

正月戊辰移书敦德 草（《敦》89B）

五校吏士妻子议遣乌孙归义侯寔诸子女到大煎都候（《敦》90）

侯鄯，愿降归德。臣△见大都护崇檄与敦德尹，亡已得乘姑墨城，孤处西（《敦》91）

其营就大张格射击，劫虏皆散亡，又前连战焉耆，中兵矢（《敦》92）

出发去诸部□（《敦》93）

□乙巳，六月甲寅发尉梨将（《敦》94）

西域都护领居庐訾仓守司马鸿叩头死罪死罪。（《敦》95）

逆虏无党 必易殄灭，恐误天时战利，诣塞（《敦》96）

八月廿日省大军功费（《敦》97）

- 炬恭奴遮焉者 殄灭逆虏 (《敦》98)
- 始建国天凤三年正月丁巳朔丁丑，戊部将军纯据里附城 (《敦》99)
- ☑西方起居也。李司马月支从即日 (《敦》100)
- 郡前以过大军空室殊不能卒以一月内发也○ (《敦》101)
- 送食连常逋，不以时到，吏士困饿，毋所假贷 (《敦》102)
- 困甚，愿加食，毋乃饱者忽于饥乎。留意间兵起居，愿亟 (《敦》103)
- 臣△窃不自粮，愚奴诚忿=，逆虏狡黠毋状，辄不立殄灭 (《敦》104)
- 圣朝之意也，知邻国也。思念其便利，甚愤懣。△愚以为 (《敦》105)
- 击虏兵，立三国解。诸国传闻南逆将军已伏诛，立速持 (《敦》106)
- 故不立涤清，可亟以为鄯传部□ (《敦》107)
- 南将军徽其勇以坏龟兹、车师诸国□□□大煎都侯鄯近于西域 (《敦》108)
- ☑非常不劝，严兵推之重赏 (《敦》109)
- 臣△稽首再拜。谨□□前奉书。臣△稽首再拜。 (《敦》110)
- 湖门尉得虏橐它，上装中尉梨侯虏平□与逆虏受罕得脱 (《敦》111)
- 都护虏译持檄告戊部尉钦，车师前附城诟 (《敦》112)
- 车师侯，其莫乃去，所部遣吏士三百余人夜往胥射之 (《敦》113)
- ☑□南将军焦拊乘其力，子男皆死。今恭奴言鄯善反我，鄯善 (《敦》114)
- 共奴虏可千骑来过敦[德]，诸尉吏在者至鄯，落门深城 (《敦》115)
- 没校妻子皆为敦德还去，妻计八、九十口，宜遣吏将护续食 (《敦》116)
- 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粪土臣△稽首再拜上书 (《敦》117)
- 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粪土臣△稽首再拜上书 (《敦》118)
- 共奴与焉者通谋，欲攻车师，戊部孤军，大都护☑ (《敦》119)
- 去戊部，失将兵之义，罪当死，臣△叩头死罪 (《敦》120)
- 不以时伏诛，臣愚窃不胜忿=，与戊部尉钦计议 (《敦》121)
- 戊部孔，军程食货财尽，兵器败伤，箭且众 (《敦》122)
- 兵皇张，兵以马为本，马以食为命，马不得食，前郡 (《敦》123)
- 橐佗持食救吏士命。以一郡力足以澹养数十人。 (《敦》124)
- 伏法为众先/将军复不忍，令得念悔至今，崇叩头死=罪= (《敦》125)

- 前大司马以兵出未知审所之有之不一，盛寒唯为乞衣 (《敦》126)
- 必蒙天有期殄灭臣等为故，崇叩头死=罪=，唯 (《敦》127)
- 言大兵方骆驿出，令发导过 (《敦》128)
- 臣△前在尉梨与将率比上书 (《敦》129)
- 远，十一月晦所且得报尤，欲相助，不忽=新道适千里也，前赉又 (《敦》130)
- △移偏将军文德尹。乃戊部□ (《敦》131)
- 守先到，臣再拜。钦到，知审，以状闻。臣△稽首再拜。 (《敦》132)
- 归败。夫崇无以复战，供财谷食孚尽，车师因为共奴所 (《敦》133)
- 戊部尉猥里附城钦将吏士，故戊 (《敦》134)
- 粮食孚尽，吏士饥餒，马畜物故什五，人以食为命，兵 (《敦》135)
- 相助为省艰雇致不可不食耳，何敢望肉，愿勅 (《敦》136)
- 吏士，胡兵则乘利奔突追逐，以鞮鞞达传尺浮部六、柰十里，唯 (《敦》137)
- 臣△稽首再拜，谨因驿骑奉 (《敦》138)
- 赉五十日粮还诣部，尽力炬虏不敢遗微力。臣△前比=上书请河西精兵 (《敦》139)
- 不多动众兴师，因诸国安而殄之，愚贛兵报师炬连 (《敦》140)
- 二千人，兵欲乘新出兵威及诸国未坏败，迫发先 (《敦》141)
- 始建国天凤三年正月戊辰，使西域大使无威左率都尉 (《敦》142)
- 传行积九日乃到三，节二十三日至泉都，立檄府大尹 (《敦》143)
- 第一辈起居未 都护诸部吏在□□ (《敦》144)
- 望阙廷遇获诛，则余魂毋所恨。臣△叩=头= (《敦》145)
- 使西域大使无威左率都尉粪土臣△稽首再拜上书 (《敦》146)
- 臣△罪在西域，期于殄逆虏，平定诸国，然后归 (《敦》147)
- 促信第一辈兵天灭，往令戊部吏士饥餒，复处千里，艰水草，食死畜，因 (《敦》148)
- 焉耆虏鰥且将柰、八千人皆发 兴〈与〉南将军期会车师 (《敦》149)
- 常惧于毋益之罪。臣△□□ (《敦》150)
- △诚不胜念=望兵从即日不闻起居，今等□来，但□时以驿 (《敦》151)
- 以□□ □备非任 (《敦》152)
- 之鱼，命在瓮盆，必欲察 (《敦》153)

- 𠄎𠄎𠄎郡素少谷，今校部众续到，前遣人 (《敦》154)
 亟𠄎𠄎第三辈，第一辈兵出千八十人，第二 (《敦》155)
 令国有所遣难 (《敦》156)
 𠄎𠄎𠄎诸国 狡与 者 万𠄎 (《敦》157)
 叩头言。 (《敦》158)
 共奴虏来为寇，于使君先知，其必怨，故求请兵𠄎 (《敦》159)
 万户来取道，郡空亟，亢毋以自遣，叩=头=。有不辨，忽数下教，叩=头=，因召功桓、
 功奉 (《敦》160)
 长中足下，起居诸子途中皆安隐善不？乃深表尤（忧）忿，一日 (《敦》161)
 难念杞男室家未定，博卿以为尤，𠄎当即尽到，愿也 (《敦》162)
 迫不得奉赐，踰想而已。新岁更庆，愿为△羽觞永享礼 (《敦》163)
 为买茭=长二尺，束大一韦，马毋谷气以故多物故 (《敦》164)
 𠄎𠄎自遂也，毋急食，愿事已，并持所养马 (《敦》165)
 校几何急，以时遣季卿来，出谷从食马施功所与粟功记 (《敦》166)
 买传马，以其卖马田马，留养△马一月，间器𠄎 (《敦》167)
 足以相当，所谓惠而不费，故敢白，即于法令不可亦不足以干治 (《敦》168)
 谷气，以故多病物故。今茭又尽，校𠄎 (《敦》169)
 掌者食，辄以时财验聆旒鼓采而已，留意卒周为 (《敦》170)
 苟当事宜，此所谓权也。然则不澹，饥饿并至，必且为忧累 (《敦》171)
 橐絮著自足止，即马未决，且从季卿贷，转已得长羁止毋为驰掣 (《敦》172)
 四卿妻子家室，它为如何？马谁使随养视之，闻取从者邪 (《敦》173)
 叩=头=。嘱使君为寒近衣裳、强饭食、幸自爱，以卒巍=之功，俟茅土 (《敦》174)
 卷餒死将塋及前没校来先至 (《敦》175)
 夜奔射状 (《敦》205)
 校食枯草 (《敦》206)
 臣△前捕斩焉耆虏，地热多险阻，舍宿营止宜于 (《敦》351)
 皇帝陛下。臣=头=。逆𠄎𠄎𠄎𠄎魂𠄎𠄎 (《敦》969)
 臣△伏自念天姓愚顿，未有以结诚达信 (《敦》970)

间以戌部饿乏，求至省灭吏士，廩分振罢羸。间县 （《敦》971）

臣△幸得还且从第一辈兵出 卒功从即日未 （《敦》972）

著 见兵必惶恐，悔非…… （《敦》973）

正月十六日因檄检下者，号天使长仲贲已部椽 （《敦》974A）

为记论檄检下 （《敦》974B）

△叩头言●愿封夹写符命紫阁署五威将事，为闻十一月有诏书，录趣军功事

（《敦》975）

事下车骑将军，求处复请去，何猥以□ （《敦》976）

之张掖。宁发庐水五百人，功卿与同心士六十人，俱未有发日。此近谓第一部千八十人者也，又遣君威来出 （《敦》58）

诣关门留迟，毋状，当坐罪，当万死，叩头死罪死罪。唯 （《敦》176）

将军令召当应时驰诣莫府。获马病伤水不饮食，借尹史侯昌马，杨鸿装未辨，惶恐

（《敦》177）

将=军=遣送之，当令毋所恨。获致求索其意不敢失也，务欲篋使之，讫去，幸毋

（《敦》178）

将军哀怜，诚寒，愿得襦及缁以自给。 （《敦》183）

按：上引诸简虽为数颇多，但残断亦很严重，故其顺序未能确定，仅以出土编号置于此，这就使研究的难度加大。纵然如此，经过认真地排比、认定，并结合传世文献，还是能够捕捉到史籍中未见的细节。上引百五十五枚简虽字迹相同，内容相关，但非一人所书，而是由一人总结多人所报文书而形成。从《敦》70、76、117、118、146 简可以看出，是何封向王莽呈报的可能性较大，上报时间是在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6年），但所记为天凤三年之事无误。

关于此次战役的缘由，史籍中所记很明确，由于王莽所施行的诸多贬低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使原本属于西域都护管理之下的城郭诸部纷纷倒向匈奴。统治中心西迁的匈奴也是尽力拉拢西域诸国，共同抵御汉朝。到王莽时期，随着莽匈关系的恶化，这个趋势变得更加明显。不仅有西域诸国中有降匈奴者，更严重的是不少西域都护所辖的民众逃往匈奴。到后来由于“莽复欺诈单于，遂绝和亲。匈奴大击北边，而西域瓦解。焉耆国近匈奴，先叛，杀都护但钦，莽不能讨。”^[3]王莽这次出兵实质上是为了与匈奴争夺西域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战争。而且史书称：“诸国前杀都护但钦，骏袭之。”^[4]表明这次西域之战的导火索是西域都护但钦之死，也是王莽发动这次战争的借口。

首先，我们考查一下交战双方大作战序列。在王莽军队方面有大使五威将王骏、大使五威左帅都尉何封、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汉简中多见何封、李崇、郭钦三人事迹，这是由于王骏较早地被杀之故，这反过来也就证明了史籍中的记载。除上述四人外简牍中还提到几位中级军官，如陈司马（《敦》46）、朱司马（《敦》57）、居庐警仓守司马（《敦》95）等。

在匈奴与西域联军方面，主要是匈奴和焉耆骑兵，而且战争虽然在西域进行，但出兵多、声势大的却是匈奴军。简牍中的记载也是证明了这一点，《敦》119：“共奴与焉耆通谋，欲攻车师，戍部孤军，大都护”。《敦》149：“焉耆虏鰥且将黍、八千人皆发与南将军期会车师，”由简文可知焉耆出兵七八千人，然《汉书·西域传》：云“焉耆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5]表明此战焉耆是举国出动。在匈奴方面，根据简《敦》106、114、149，其主力为南将军。王先谦注引周寿昌云：“匈奴只有左王将、右王将、左右大将等官称将军者。此南犁汗王所属称南将军，殆仿汉官制也。”[6]《汉书·匈奴传》又见：“西域都护但钦上书，言：匈奴南将军右伊訾将众寇击诸国。”[7]可知，南将军属匈奴右部势力。

根据史籍记载，参与到此战争的西域国家有莎车、姑墨、龟兹、尉犁、危须等。简牍中提到了《敦》94：“乙巳，六月甲寅发尉犁将。”《敦》129：“臣△前在尉犁将与率比上书。”表明，新莽军队曾经在尉犁国中驻扎。《敦》111：“湖门尉得虏橐它，上装中尉梨侯虏平口与逆虏受罕得脱。”表明后来背叛，这与史籍所载：“及姑墨、尉犁、危须图兵为反间，还共袭骏等，皆杀之”恰好吻合，这说明尉犁等国却是接受过新莽军队，而后背叛。除此之外，简文中还提到鄯善、捷枝、狐胡、郁立师、卑陆后国、车师前国、车师后国等国家。《敦》67：“走子、詘呼、郁立师、卑陆侯皆举国徙人民。”④表明上述几个国家由于势单力薄而遭到灭顶之灾，不得不背井离乡、举国迁徙。《敦》72：“寇车师，略诸侯，欲以威西域，贪狠桀黠，尤为诸国城郭戍部。”《敦》69：“寇车师，杀略人民，未知审，警当备者，如律令。”由于车师位置近匈奴且亲王莽，而遭到匈奴的扫荡。

这次西域之战应始于王莽天凤三年上半年，《敦》94：“乙巳，六月甲寅发尉犁将。”说明六月时尉犁仍未反叛。在战争的初期，由于西域诸国未反叛，王骏、李崇进兵相当顺利，长驱直入、直达焉耆。但是由于焉耆的反叛，王骏的战死，战事急转直下。《敦》91：“候郭，愿降归德。臣△见大都护崇檄与敦德尹，亡已得乘姑墨城，孤处西。”说明李崇曾在姑墨短暂停留，并向敦煌太守发出书信，简文所见其书信有，《敦》125：“伏法为众先/将军復不忍，令得念悔至今，崇叩头死=罪=。”《敦》127：“必蒙天有期殄灭臣等为故，崇叩头死=罪=，唯。”语气甚为悲切。正当李崇退兵时，焉耆步步紧逼，加之姑墨、尉犁、危须等国的纷纷倒戈，李崇只得被迫退保龟兹。当李崇与焉耆激战之时何封、郭钦赶到焉耆，趁其军队未还，攻入城中，杀其老弱。《敦》351：“臣△前捕斩焉耆虏，地热多险阻，舍宿营止宜于。”《敦》81：“且一月斩下三千九百一十五级，功效已著，颁赏不足，宜勉李口身，谨请。”指的应为郭钦等攻入焉耆之事，且时逢“地热”之夏季。恰在此时一小股匈奴骑兵增援焉耆而来，《敦》92：“其营就大张格射击，劫虏皆散亡，又前连战焉耆，中兵矢。”以拖延郭钦等退往车师的速度。

正当郭钦、何封退往车师时，匈奴一边派兵一小股骑兵在途中进行袭扰，一边派重兵进攻车师。《敦》149：“焉耆虏鰥且将黍、八千人皆发与南将军期会车师。”仅焉耆便出兵七八千人，加之匈奴骑兵，兵力应在万人以上。焉匈联军进兵十分迅速，《敦》108“南将军徽甚 勇以坏龟兹、车师诸国□□□大煎都候郭近于西域。”《敦》69“寇车师，杀略人民，未知审，警当备者，如律令。”《敦》72：“车师，略诸侯，欲以威西域，贪狠桀黠，尤为诸国城郭戍部。”说明联军的进攻很顺利，不仅使西域车师国溃败，而且捎带着将捷枝、狐胡、郁立师、卑陆后国等小国一举歼灭，使其举国迁徙。

由于焉耆匈奴联军进攻车师，使原本打算退往车师的何封、郭钦的处境十分困难。《敦》43：“少

罢，马但食枯葭饮水，恐尽死。欲还，又迫策上责。”《敦》135：“粮食孚尽，吏士饥餒，马畜物故什五，人以食为命，兵。”在这种情形下匈奴开始向他们发起进攻，《敦》137：“□吏士，胡兵则乘利奔突追逐，以鏖斲达传尺浮部六、黍十里，唯。”如此犀利的进攻使何封、郭钦等成为《敦》153：“□□之鱼，命在瓮盆，必欲察。”处境十分凶险。

在进退两难的情境下，郭钦、何封便向王莽发文求援。《敦》139：“赍五十日粮还诣部，尽力炬虏不敢遗微力。臣△前比=上书请河西精兵。”应为求援信之片段。王莽见自己的军队即将全军覆灭于西域沉沙，慌忙派兵支援、接应。从《敦》51：“二十六日上急责发河西△郡精兵□度以十一月。”可知，王莽派援兵是在十一月前某月的二十六日。王莽所发第一批援军人数为一千人，《敦》972：“臣△幸得还且从第一辈兵出卒功从即日未。”《敦》58：“之张掖。宁发庐水五百人，功卿与同心士六十人，俱未有发日。此近谓第一部千八十人者也，义遣君威来出。”即言出兵时的情景。《敦》80：“假敦德库兵弩矢五万枚，杂驱三千匹，令敦德食吏士，当休马审处。”为援军进军西域之前向边郡所借武器、牲畜的记录，在汉代每具弩配备箭矢五十枚，五万枚箭矢恰好能装配一千人的部队。综上所述，可知第一批援军的数量在一千人左右。但是这一千人在途中受挫，原因很可能是匈奴骑兵的侵扰。《敦》81：“促信第一辈兵天灭，往令戍部吏士饥餒，复处千里，艰水草，食死畜，因。”之后，根据《敦》972，王莽又派了第二批、第三批援军。

在后来两批援军的帮助下，郭钦、何封二人得以逃脱，并“从车师还如塞”。《敦》89A：“尉与车师前侯诩、车师侯伯、卑爰寔诸子俱来度，以己已到，如律令。”说明最迟到天凤四年正月，郭钦、何封已经退回敦煌，随军还带来了车师及部分乌孙贵族。《敦》85：“故车师后亡侯虏之将诸亡国千余人。”《敦》86：“故车师后亡侯弟虏布将兵二千余人。”说明从此次随军到来的车师贵族人数庞大。笔者认为，后来郭钦、何封二人被封赏名目来看，其真正原因是带回了这些人。

即便这样，匈奴人仍不肯罢休，曾追至敦煌地区，《敦》115：“共奴虏可千骑来过敦[德]，诸尉吏在者至鄯，落门深城。”可见郭钦、何封以及随军而来的车师贵族已是惊弓之鸟，魂飞魄散、惶惶不安，只得紧闭城门，唯恐被匈奴人所掳得。

纵观全局，王莽军队的失利有其必然原因。首先：自始建国三年，王莽分封十五单于未果而遭匈奴报复后，王莽便想用武力解决问题，在边郡集结重兵，“遣五威将军苗訢、虎贲将军王况出五原、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出云中、振武将军王嘉、平狄将军王萌出代郡、相威将军李莽、镇远将军李翁出西河，诛貊将军杨俊、讨秽将军严尤出鱼阳，奋武将军王骏出张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天下骚动。先至者屯边郡，须毕集同时出。”^[8]此次集结军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王莽手下将领严尤曾上书言：“今天下遭阳九阨，比年饥馑，西北边尤甚。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理，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边既空虚，不能奉军粮，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计一人三百日粮，可备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拨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尽，余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黼鍬薪炭，重不可胜，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虏徐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虏，又累辎重，如遇险阻，衔尾相随，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此五难也。大用民力，功不可立，臣伏尤之，今既发兵，宜丛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击且以创艾胡虏。”^[9]但是这样的建议未被王

莽所采纳，“莽不听尤言，转兵谷如故，天下骚动。”^[10]而严尤的担心也成为了现实，“是时，诸将在边，须大众集，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之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11]到天凤元年（公元13年）时出现“缘边大饥，人相食，军士久屯塞苦，边郡无以相赡。”^[12]的困难局面。而且此次西域之战先遣部队是久屯张掖边郡的奋武将军王骏所率领的军队，长期的屯兵使其军粮不济、武器破败、士气低落。这样一支军队冒进西域，加之后勤补给面临的种种困难，其溃败早已是定局。后续部队的情况应该与王骏的情况相差无几。

其次，王莽即位后周边民族采取一系列的错误政策，有些甚至是用极其卑劣的手段来完成的，对匈奴自不待言；对乌桓，王莽“欲击匈奴，兴十二部军，使东域将军严尤领乌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质其妻子于郡县。乌桓不便水土，惧久不休，数求谒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还为抄盗，而诸郡尽杀其质，由是结怨于莽。”^[13]在西域同样如此，“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畔，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14]西域诸国不仅被叛王莽，更重要的是他们纷纷转投匈奴而去，战役中，西域诸国先诈降，后倒戈就是最好的证据，所以到天凤年间王莽在政治上变得十分孤立。处于内忧外患的王莽战败的确是必然的结果。

最后，不可忽视匈奴南将军在此次战役中的重要作用。南将军，匈奴右部势力，曾长期经营西域，如：“西域都护但钦上书言：匈奴南将军右伊秩訾寇击诸国。……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司马丞韩弦、右曲侯任商等见西域颇背叛，闻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谋劫略吏卒数百人，共杀戊己校尉刀护，遣人与匈奴右犁汗王南将军相闻，匈奴南将军二千余骑入西域迎良等，良等尽胁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余人入匈奴。”^[15]这是始建国二年（公元9年）的事情，到天凤三年（公元15年），南将军经略西域已有数年，甚至更长时间，对西域之事定了如指掌。反观王莽军首领，王骏曾长期屯驻边郡，军容不整、师老械弊，此役他是初到西域；李崇是西域都护，接替被杀害的都护但钦上任不久；郭钦是戊己校尉，上文提到前任戊己校尉之军队大批亡降匈奴，戊己校尉可以说是元气大伤。王莽派这么一批对西域不甚了解的将领与长期征战西域的老手南将军过招，其败并不意外。

王莽派出的军队中，王骏已全军覆没，命殒黄沙。李崇也只能依靠龟兹，孤处西。郭钦何封，险些落入匈奴虎口，经过努力才得以保全性命。至此，王莽发动的西域之战，却以王莽的完败而告终。经过这次较量，匈奴收益最深，由于王莽失去对西域的控制，而被匈奴重新占据。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汉武帝后期。

这次西域之战的影响颇为深远。经过这一战，王莽之国运日下，在内忧外患之下，王莽不久便走上不归路。由于匈奴占据西域，匈奴势力与西域反汉势力联合，在武帝时被折断的“匈奴右臂”重新接合起来，形成重拳，对河西的威胁从此便又出现。自后不久，在东汉建武年间，匈奴对河西地区不断进行骚扰，于建武八年（公元32年），摧毁了遮虏鄯，河西地区的防线一度濒临崩溃，这些可以说都是这次战役带来的恶果。

注释

①同“四”，下同。

②断简符号，下同。

③原文未能释读者，一字一“□”，下同。

④胡平生先生云：“婁子，即《西域传》之‘捷枝’：‘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可）乏。’”“𧈧呼，当即‘狐胡’。𧈧，应从言曰声。按：从水旁之‘汨’，《广韵》：古忽切，读如骨。中古是一见母没韵的字，拟音作 kut。狐从犬瓜声，《广韵》：古胡切，是一个见母模韵字，拟音作 ku。二字音近。呼，《广韵》：荒乌切，是晓母模韵字，拟音作 xu；胡，《广韵》：户吴切，是匣母模韵字，拟音作 yu。二字声近。《西域传》云：‘狐胡国，王治车师柳谷，去长安八千二百里。户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胜兵四十五人。辅国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护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卑陆侯，即‘卑陆后’，《西域传》云：‘卑陆后国，王治番渠类谷，去长安八千七百一十四里。户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胜兵三百五十人。辅国侯、都尉、译长各一人，将二人。东与郁立师，北与匈奴，西与劫国，南与车师接。’”（敦煌马圈湾简中于西域史料的辩证，大庭修《汉简研究中的现状与展望》，256页）

参考文献

- [1] (东汉)班固. 汉书·王莽传[M].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2年版. 4146.
- [2] (东汉)班固. 汉书·西域传[M].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2年版. 3927.
- [3] (东汉)班固. 汉书·西域传[M].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2年版. 3928.
- [4] (东汉)班固. 汉书·王莽传[M].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2年版. 4146.
- [5] (东汉)班固. 汉书·西域传[M].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2年版. 3917.
- [6] (清)王先谦. 汉书补注[M].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3年版. 1919.
- [7] (东汉)班固. 汉书·匈奴传[M].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2年版. 3823.
- [8] (东汉)班固. 汉书·王莽传[M].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2年版. 4121.
- [9] (东汉)班固. 汉书·王莽传[M].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2年版. 3825.
- [10] (东汉)班固. 汉书·匈奴传[M].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2年版. 3826.
- [11] (东汉)班固. 汉书·匈奴传[M].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2年版. 4125.
- [12] (东汉)班固. 汉书·王莽传[M].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2年版. 4138.
- [13] (宋)范曄.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M].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5年版. 2981.
- [14] (东汉)班固撰. 汉书·西域传[M].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2年版. 3892.
- [15] (东汉)班固撰. 汉书·匈奴传[M].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2年版. 3823.

Pilot Study on Process and Reason of Wang Mang's Lose in Western Battle

By Tergel

(Research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Abstract : There are very singularly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literature documents about western battle in Wang Mang period (16 A.D.), so researchers can not put up deep studies on that. But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unearthed in 20th century made it possible. The article mainly depends upon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and analysis the process, reason of Wang Mang's lose.

Key Words: Western battle; Process; Lose of Wang Mang; Reason of His Lose

收稿日期: 2008-10-09;

作者简介: 特日格乐 (1980-), 男, 蒙古族, 内蒙古通辽市人。民族学博士,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